



蓝叔叔神秘小说

诡异的同船人

★蓝玛 著



I 级 神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蓝玛神秘小说



90217323

诡异的同船人

★蓝玛 著



I 级 神秘

2009/02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异的同船人/蓝玛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蓝叔叔神秘小说)

ISBN 7-5007-4722-5

I. 诡… II. 蓝…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0434 号

封面设计:缪 惟

责任编辑:吴江蓝

蓝叔叔神秘小说—诡异的同船人

蓝玛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4.25 印张 2 插页 83 千字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6.20 元

ISBN 7-5007-4722-5/G · 3514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蓝叔叔导读

鬼

这东西世界上有吗？

可能有。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蓝叔叔的个人看法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多数差不多，认为没有。

鬼在哪儿，长什么样？谁带我见见。

之所以一上来就从鬼开始说，是因为你们即将阅读的这些“神秘小说”很容易让人混淆于鬼故事。其实它们完全是两种作品。先把这两者区别开，以免大家还没开始看，就误入歧途。

千万记住，神秘小说不是鬼故事，千万千万！

其实，中国人要想看鬼故事是很容易的，尽可敞开看《聊斋志异》。那里头全都是鬼，好鬼恶鬼皆有。很煽情、很尽兴、很……酷！

但是神秘小说就不同了，它是西方的产物。如今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无比盛行。蓝叔叔如今搞出了第一批“中国版”，很有点儿像阿拉伯神话中打开了魔瓶的那个渔夫，不知道会放出个什么唬人的东西。

连我自己都有点儿不踏实。

事实上蓝叔叔写的都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这一点也要说在前头。

所以把话题从《聊斋》说起，目的是比较一下鬼故事和神秘小说有些什么不一样。且听我说：当你们在看“聊斋”的时候会发现，那些鬼都是亮明身份给你看的。你一翻开书就知道那谁谁谁是狐狸变的，谁谁谁是画皮……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神秘小说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想冷不防问各位男同学或女同学一句：你们谁告诉我，“神秘”二字准确的解释是什么？

我敢说，十个里至少有九个会卡住，说不出来。这就对了，仔细琢磨你们就会发觉，生活中的好些“词儿”咱们自以为明白，让你们解释的时候就傻了。

什么是“神秘”？

现在听我告诉你们，和“聊斋”那里头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鬼故事不同，神秘小说里的事情恰恰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

哇，差不多懂了吧……说得清、道得明的事物何言神秘呀对不对！

神秘的事物首先表现为“无解”。譬如“百慕大三角洲”、譬如“不明飞行物”、譬如“复活节岛的石像”……这便是神秘。

神秘的范围当然还很广很广……

神秘是那种飘飘忽忽，捉摸不定，气氛恐怖，幽幽然那样一种无法说清的现象。那么好，我们的故事一旦笼罩在这样的情景气氛里，那恐怖就不是鬼故事的感觉了。

这两种故事也许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绝不相同。打比方说这里有三辆轿车，一辆被人开走了（这是现实故事）。第二辆车被一个狐仙变的女子开走了（这是鬼故事）。而第三辆车谁也没开自己就走了，注意——这便是神秘故事了。

好了，各位男同学和女同学，咱们点到为止，就解释到这儿。读罢这批小说自会明白“神秘”是怎么回事儿，越读到后边越明白。

顺便提一句，请留意书页边上标明神秘程度深浅的级别标识！你最喜欢哪一级，哪部作品，请来信告诉我。

（100708 北京东四12条21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图书五部蓝叔叔收）

至于亲爱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们能从这些神秘的故事中体味到多少人生的道理，那就看你们自己了。蓝叔叔绝对不作解释，否则你们会认为那是说教，特不爱听。谢谢大家！



诡异的同船人

P

篇首：手里的故事实在太多，随便从哪儿开头都成。这样好了，由王萌开始——

王萌他爸一开学就许下愿了，说小学的账留在“大槐树那头儿了”——小学校门前有一棵巨大的槐树，王萌他爸一向管那所使他每次开家长会都恨不得钻到地里去的小学叫“大槐树那头儿”。

他爸说：“小学的账留在大槐树的那头儿了。从初中开始，赏罚必须分明，不能学好学坏一个样。”

“这谁不懂呀。”王萌道。

“严肃点儿，我没和你开玩笑。听着，主科都上及格线，有赏。不及格，留神！”

“赏什么，爸！”王萌马上激动起来。

“怎么赏我还没想好，我一直考虑的是怎么罚。你认为应该怎么罚？”王萌他爸征求他的意见。

“还是先说怎么赏吧。”



他爸想了想：“这样好了，平均分数上 70，赏滚轴溜冰鞋一双。”

“哇噻！”

“平均上 75，赏车一辆。”

“哇噻——！捷达还是富康？”

他爸给了他个小耳贴子：“屁，我指的是山地（指山地车）。至于上 80 嘛……喂，有这种可能性吗？”

“小菜！”王萌盯着他爸，“上了怎么办？”

“这样，假如老天爷真的不开眼，让你上了 80，我放你回上海看三叔三婶，乘海轮回来！”

王萌一个跟头从沙发翻到地板上，差点儿兴奋得晕过去：“哇噻……海轮呀！”

王萌他爸自然认为这是在开国际玩笑，连平均 70 都没上过的人，岂有跃上 80 之理。所以，说过不到一分钟他给忘了。“不幸”的是，王萌期末竟然考了个平均 80.5，爆了个史无前例的冷门儿。连老师都怀疑“判”错了。

可惜没判错，就是这个分数！

险些乐死的王萌他爸，马上拍出钱来把儿子送到了上海，并叮嘱王萌他三婶一定要带儿子去



参观“东方明珠”。

去是坐火车去的，所以王萌一到上海就惦记着回程的事儿。他“哇噻”的是坐海轮。他长这么大，除了北海，还没见过真正的海呢。

顺便提一句，王萌这次出远门来去都是一个人，名曰“闯闯”。所以，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令人心跳的事，自然就开始在归来的海轮上——



1. 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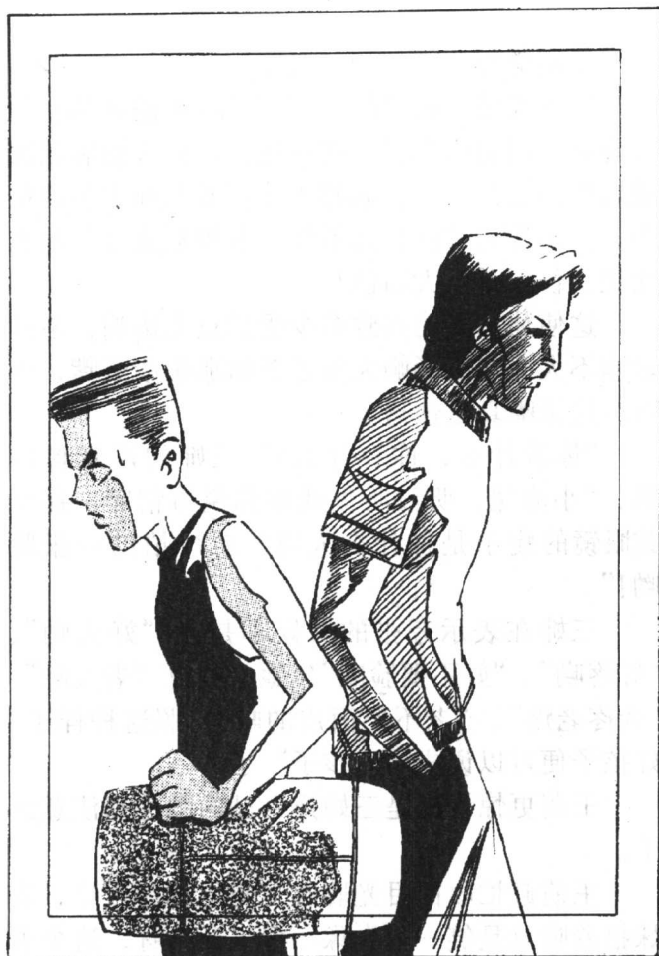
W

王萌在上海实实在在地玩儿了 11 天，切身体验了一下什么叫乐不思蜀。有那么几天他甚至忘了还有一件乘海轮回北京的美事。直到三婶和表妹送他到上海港并依依惜别的时候，他才找回了对大海的向往！

就是在码头上，王萌觉得自己看见了一张“熟脸儿”。

后来他跟同学形容当时的感觉时说：“那人侧着身子擦着我过去了，我一下子就看见了那双阴森的眼睛！瘦脸，绝对在哪儿见过！我扭头看他，嘿，你们猜怎么着，他也正扭头看我……”

事实的确是这样，王萌扭头的一刹那，正和那回头看他的瘦子打了个对眼儿。对方的目光在眼镜片的后头闪了一下，显得有些惊慌。紧接着那张瘦脸就被一个天津大胖子肩膀上的巨大编织包挡住了。等天津大胖子叫叫嚷嚷地过去后，那张阴森的瘦脸已经没影儿了。





王萌觉得非常“记忆犹新”。

这已经是立秋后的时节了，可怕的炎热正像黄昏那一刻的阳光似的缓缓退去。巨大的客轮巍峨地停泊在前方，抬起脖子才能看见那尖尖的船头。王萌发现这巨轮远不像“泰坦尼克号”那么壮观，仅仅是巨大而已！

这使他昂扬的兴致多少受到点儿影响，不过影响不大。真正影响大的是三婶那张婆婆嘴，王萌对这张嘴真是烦透了！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三婶的声音像吵架，“小赤佬，听没听见我跟你说话呀？那个戴眼镜的瘦子是你什么人呀？老可怕的一张脸哟！”

三婶在表示夸张的时候不是说“好大哟”、“好疼哟”、“好不要脸哟”！她总是说“老大哟”、“老疼老疼”、“老不要面皮的啦”！照这种样子，好孩子便可以说成“老孩子”了！

王萌更惊讶的是三婶连自己的眼神都注意到了。

王萌赶忙收回目光聆听三婶的谆谆教导，表妹捂着嘴总是笑——真像一棵豆芽菜呀，这个表



妹！

“不要以为我不敢告你的黑状，小赤佬！”三婶的思路回到刚才说到的一件事情上，嘴皮子又开始飞快地扇动。三婶像骂她家的那只最受宠的波斯猫似地管王萌叫“小赤佬”。王萌知道“小赤佬”三个字在上海话中不怎么高雅，但他更知道三婶管他叫小赤佬的时候丝毫没有恶意。

这是那种不带距离感的爱称。她要是很礼貌地管你叫“先森（生）”，那就坏了！

那个瘦脸의 “先森”好像是一个同学的亲戚……王萌搜索着脑海中的记忆。

“你爸爸的肺和肝都有问题，这个瞒不了我……”三婶又说到一个崭新的内容上了，王萌的思路被无情打断。

……瘦脸。

来送行的一路上，三婶已经把他家、她单位、表妹她学校、三叔他卫生局、以及上海的经济形势、全国的抗洪斗争、亚洲的金融风暴、包括国际间的明争暗斗统统向王萌交代清楚了。中间不时地夹杂着一两句“不要以为我不敢告你的黑状”！



“那个瘦子看你的眼神很不好喂！”三婶的思维又回来了，“你要当心的啦！”

王萌一时间绝对想不起那张脸的“出处”，因为码头这一带真是太乱了！人多得如同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来了。在这个环境中，你能记住自己是谁已经很不容易了，哪顾得上他人。

但是王萌坚信，那张脸百分之百见过！

三婶后来又说了些什么王萌一概没听，他把自己班上的同学依次“过”着，想从中得到一些线索。

可惜失败了。

要换成蔡豆儿就不会失败，他想。蔡豆儿叫蔡翔，是他哥们兼同学。那小子的姑父是刑警，搞侦察的。蔡豆儿被熏陶得快变成福尔摩斯了。

要换成蔡豆儿，早想起来了。

三婶的讲演在一串催促登船的铃声中到底结束了，王萌几乎是最后一个上了船。他突然间难过起来，奋力挤上船舷用望远镜寻找三婶和表妹。

看见了，三婶的脸和表妹的脸出现在视野里，表妹还在没心没肺地笑，三婶却在擦眼泪。



他又想起了三婶那如同吵架的上海话：

“你不知道的啦，小赤佬。你爸爸小时候的头呀，老长老长的啦，就像一个大冬瓜！”

一声震耳欲聋的汽笛声鸣响了，一点也不悠扬。

船起航了！



2. 缺少参照物的浮动世界

王萌是个比较能闯的人，这一点足以令他自豪的。由于能闯，从没乘过船的他很快就把自己给安顿好了。那是个三等舱的上铺，铺上有一条席子、一条毯子，还有几个本不应搁在铺上的烟头儿。

他把烟头顺着舱口扔到外头，接着便听见一个水警大叫着奔了过来。

水警奔进了他们的舱，吼叫着问烟头是谁扔的，并且问还要不要公德！

王萌朝他的邻铺指指，把水警的怒火引向那个鼾声震天的家伙。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上船就睡的人“陷害”一下，因为那家伙的一双大臭脚正对着他的头。

说话间，水警和大臭脚就开始热闹了，王萌乘机溜出了三等舱。

船舷的远方便是海了，是那种无边的大海。

王萌上船后长的第一个知识就是知道了什么



是海。在这之前他原以为那些水就是海。事实上，原先想象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激动压根儿就没出现。离开码头的轮船在一片浑浊并且腥得难忍的水中行驶了一阵，让人充分领略了一番什么叫污染。海轮像舍不得走似地与远方的陆地平行着，不时地响几声汽笛。

这种能看见陆地的感觉没有海的意味。

不知什么时候，陆地突然便远去了，船向着海的深处驶去。浑浊的水变成了淡蓝色，陆地越来越远，变成了一线。

当陆地终于消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王萌蓦地明白了，这就是海，大海！

大海给人的第一个感觉王萌认为自己捕捉到了，那就是无依无靠。

这么说也许不太美，但的确是最准的。在后来的几十个小时的航行中，这种感觉越发地深刻了。

要知道什么是大海，必须要四面是水，哪怕有一丁点陆地的影子也不行。到了这种时候，所有形容辽阔、形容无边无际，譬如“浩淼、浩瀚、浩什么……”总而言之，所有形容海的词汇



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了。

绝不会过分。

但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大海是不能形容的，需要的是体验。

这段航程船舷上满都是人，王萌举着个望远镜胡乱看。那会儿他全忘了脑海中那个瘦子。此刻再次来到船舷上，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人。

那阴森的眼神再次闯进他的脑海。

究竟是谁呀？他挖空心思地想着。

船舷上的人都回到各自的舱里去了，有心看海的人所剩无几。这是8月的下旬，一无遮拦的海上依然挺热的。甲板都是铁制的，呆在上边一点也不好受。

特别糟糕的是，还不时地可以看到呕吐物。

王萌从船头往船尾走的时候，发现自己一点晕船的感觉也没有。

他找了块有阴凉的舱板靠着，拿望远镜漫无目的地望着远方的大海，脑子里寻思着那个瘦子。

其实瘦子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要没完地琢磨他呢？王萌自己也闹不懂。一定要说